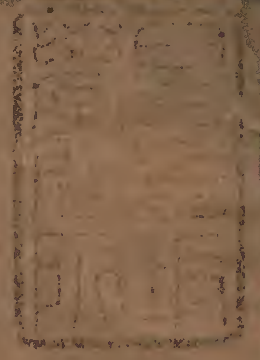


詩識名解

十三之五

五



庫文閣内		
八二五	漢	
三四二〇	詩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254
冊數	5 (5)
函號	273 263



詩識名解

詩識名解 卷十

淺草文庫

錢唐

姚炳彥

暉

著

木部

桃

桃周南桃釋木

荆桃旌桃橈

桃諸條皆有桃名而形

種各異今按花有紅紫白數種其實有緋桃碧桃緗

桃白桃金桃胭脂桃取其色而名也有縣桃油桃方

桃扁桃偏桃核象其形而名也有五月早桃冬桃秋桃

桃霜桃因其時而名也其性易生易死陸農師所謂

白頭種桃其華子之利可待羅瑞良亦云華實早茂

而早成七八年即死是矣
天說文通作扶徐錯以為艸木始生未幾得地力而
先長大與毛傳少壯集傳少好義同陸農師云桃皮
束莖幹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儼其皮不然皮急則
或故周南取少桃以與嚴華谷亦謂此書厥艸惟天
皆少長之意然按少穉之天誦若杳月令孟春毋殺
胎天玉制不歿天要皆指蟲獸言無作雙色者今誦
平韻作双声惟見此詩及凱風與魯論三脊大抵是
形容態度之詞愚謂桃榦舒放茂長近是不當泥之
子取少為義識者斷之一說誦若臣唐人詩隨風赴

蝶學天斜又錢唐蘇小小人道最天斜今詞章家多
以此言桃李但作双色義究未安耳
天以樹態言灼灼以華容言二語開說首句但拈
出桃字為發語之端故三章華實葉文遞變而天天
不易也舊皆因少盛為說故正義謂桃或少而未華
或華而不少此詩並言之言由桃少則華盛皆是添
足
何元子云周禮仲春令會男女康成謂仲春陰陽交
以成昏禮順天時也意古制如此后妃始嫁時或當
桃始華故詩人本而詠之此大謬解按古婚制霜降

而逆女冰泮而殺止孔子對哀公云霜降而婦功成
嫁娶者行焉迨冰泮而婚禮殺故媒氏職以仲春大
會男女使之急通其婚姻為失時也此詩託賦桃夭
不過取其華葉盛麗果實成熟為之子宜家預兆豈
必定為婚期况后妃貴族之女自應以時來飯何至
遲及仲春大會而始嫁耶且下云黃實葉蓂則是夏
時并非春時矣
耦以實為虛之匹故對色言取貞婦德然按之詞旨
似未暇及大抵此詩為始嫁祝頌之語以華喻色以
實喻子言之親切而有味通論云桃花色最艷故以
取喻女子開千古詞賦之祖本以華喻色而其實其
葉因華及之毛傳以實為喻德而以葉為喻形體至
盛近滯且形躰至盛語尤未妥大抵說詩貴神會不
必著跡如華喻色矣實喻德可喻子亦可蓋婦人貴
有子也有實之時其葉亦至盛即承有實來唐人詩
云綠葉成陰子滿枝不必定有所喻耳
羅瑞良引麻實之黃証黃實然麻實亦別作麻州木
中多子者頗夥何必桃實而以麻子為喻耶嚴華谷
云墳為大防鼗鼓為大鼓有頌其首用宏茲黃皆訓
為大則黃亦桃實之大貌似也顧其字義亦雅中已

有之。穀木云。蒼藹郭璞謂樹實繁茂。奄藹則大義猶非真諦耳。

穀訓云。藜之孽之戴也。郭璞謂皆頭戴物。按戴義不可解。故傳註皆不引其文。若訓頭戴物於桃。天更難

通。此滯說也。愚謂藜固盛貌。孽同藜萌芽也。公羊傳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則孽亦旁生之盛者。戴

固當為盛字之誤。衛風木舊謂瓜有瓜。桃有羊桃李。此皆枝蔓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是也。然桃本木生。謂

之木桃者。因上木瓜而言耳。陸農師乃謂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澆。而木者為木桃。則即木瓜之類矣。姚

寬亦主其說。蓋由認檀子以為桃。故也。不知任昉述異記有云。桃之大者為木桃。

魏風園有桃篇園是假境。桃亦汎設。傳取桃喻民。詞旨遠甚。鄭氏以為不取民而食己之桃。尤滯。陸農師則謂國

君有一國。以自養。今園之外。莫能理。亦拘牽之論也。愚謂桃不在山林。而在園。則國小而迫之。譬有實而

落之。以為穀。則日以侵削之。譬睹此景况。得不心憂

而發於色也。子故直接之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楚

楚

周南漢廣篇

說文云楚叢木一名荆羅瑞良謂楚者楚

地所出其一名荆故楚國入春秋稱荆其後稱楚而

荆州亦以此木得名也按荆有牡荆蔓荆其種各異

廣志以牡荆即蔓荆復別赤荆大實者為牡荆並誤

蘇頌云牡荆即作筆杖者枝莖堅勁作科不為蔓生

故曰牡葉如算麻更疎瘦花紅作穗實細而黃如麻

子大蔓荆莖高四尺對節生枝初春因旧枝而生葉

類小棟夏盛茂有花淺紅色葉黃白花下有青萼秋

結實班黑如梧子大而輕虛此與羅瑞良所說合

翹之訓遠不訓高以楚言之蔓荆莖高僅四尺而衆

薪尋丈者頗多其不得以楚為薪中之尤高者明矣

江漢泳廣正歎其必不可求而反云我欲取其尤高

潔者抑何孟浪至此耶詩蓋曰薪遠不可致也近有

荆焉我庶就而刈之女貞不可求也乘有馬馬我庶

附而秣之是則所謂執鞭忻慕之心已矣

王風揚之水篇曰謂楚小於薪蒲輕於楚按楚高者僅四尺

薪之小者也首章薪統楚蒲而言此言楚小於薪語

滯耳觀此則知楚為薪之小而易刈者漢廣翹之之

解不待辨而自明矣

鄭風揚之水篇此與王風異解取喻全在一束字旧以此詩

為閔忽之無臣而作無臣則孤立少助易致侵奪如
楚木雖輕而能盈束則雖有洪波激揚亦或不至漂
流而忽則孑然一身而已故以是為憂也

或謂此先楚後薪以見臣之愈彊愚按楚即是薪詩
凡言薪必及楚蓋楚者薪木之一也漢廣戍申綢繆
三詩皆從薪拈出楚此章因楚槩言薪隨文先後更
無別意勿拘可也

唐風綢繆首章總薪而言次云芻薪艸也三云楚薪木

也不過易字成文絕無區別何元子乃引漢廣詩所
誤解者以解此詩謂楚在衆薪中特為翹起故以與

粲者見其美異於他女則更誤矣且亦思國亂則婚
姻不得其時此際如飢渴飲食雖媮亦妍何暇求其
尤美者耶

舊謂薪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婚姻之義蘇子瞻云
合異姓以為婚姻譬如錯取衆薪而束之薪之為物
束之則合而糝之則解是則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
其合是也愚按古多以薪為婚姻喻者漢廣南山外
如車牽四章亦然蓋即執柯之說大抵取分合義近
之

唐風葛生篇蒙楚蔓莖蓋錯拳言之不必定以葛蘇所生

之高卑言如葛生河漚未嘗不蔓野四經謂烏蘇莓
多在林中作蔓則亦未嘗不蒙楚棘也陸農師謂葛
生高而蒙楚蘇生卑而蔓塋各繫所遇殊泥陶詩荆
棘籠高墳其何元子所說荒塚累石景象適合詳見
蘇
樂
秦風黃此詩首尾以棘楚言荆棘非好鳥所棲今三
良從蘇恍若在荆棘叢中不復得出蓋措之也或謂
棘桑楚人所共見丘隅則人所不見以止非其地故
不免於禍則是責之非哀之矣

甘棠

甘棠名南杜為甘棠此釈木明文也後又恐混於
棠棠篇白者故復釈為赤以別之則赤棠為杜杜為甘棠明
矣白者但有棠名無杜名并不可以甘名陸璣謂棠
美而杜惡白者為棠赤者為杜其說相反說文分杜
為棠杜為杜鄭漁仲又謂南為棠杜為杜要未可据
或云棠杜棠二物杜蓋小梨棠小於梨大於棠棠則
海紅嘉慶來禽之類併存其說
蔽奄也齊語使海于有蔽註云可依蔽也芾說文云
艸木盛貌召伯巡行聽政舍止甘棠之下必是枝葉
敷舒可休蔭者則陰翳茂盛之說得之傳獨訓為小

義不可解

嚴華谷云召公所歷不止一處所憇亦不專在棠下
詩人偶因其憇之木而起興此論最活愚謂召伯
候國命更巡行所至自有候館斷無空止樹下而布
化宣沃之理此必馭路之傍偶一休蔭人思其德遂
作勝跡耳鄭氏謂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
聽斷其韓詩外傳及說苑之說同要是鑿論耳
九域志載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今其地當猶
有可考者

翦傳訓去說文解為奔斷是也蓋翦有尽去之義

言云翦奔也禮記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註謂翦滅
其嗣皆可記伐則斬刈之落其枝葉未去其根幹如
伐其伐肆以伐遠揚俱是故三章皆以勿翦貫而伐
敗拜異文遞輕之詞也若伐猛於翦則不應與拜敗
例言矣

鄭氏秋拜為拔較伐尤猛今不從是也說文但以首
至地為拜無他義則攀屈近之恐亦不至折也即敗
意更與二章無別矣

杜唐風有杜多一本特生至上則枝葉敷舒故召伯

坐其下聽政詩中言杜杜者凡三見可知惟杜之特

生者謂之杖非凡樹通稱也說文汎訓樹貌非
濬々自取茂盛不取稀疎巖華谷云木無枝葉則日
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有杖然特生之杜其葉
濬々然潤沢雖無旁木之陰而葉猶足以庇其本根
是也傳為無兄弟引喻故云不相比然對下等々便
難通矣

唐風杖杜篇先儒皆泥杖取孤特義故以喻寡弱不知榦

則特生葉自繁蔭正為往來休息之所是以下文直
接肯適肯來何云陰涼寡薄耶觀甘棠言蔽芾前杖
杜言濬々菁々小雅言菁々皆可証

鄭氏以道左為道東謂日中之後樹陰過東不可休
息果尔則下何又易左言周耶不知左此我叶周與
遊叶取韻而已豈有他義耶

小雅杖杜篇傳解腕為實貌無所取義何元子引檀弓華

腕之腕訓明亦強合愚謂字从目當以人之視其實
言按字昏腕窮視貌莊子腕然在繆繆之中又陸士
衡擬古詩跂彼無良緣腕焉不得度皆可証蔡元度
云腕者實大而可見菁者葉存而已成亦取視義
舊以菁々為新葉言杖杜腕實是去年十月間物色
於今杜葉菁々則實落而又生葉為今年之六月矣

愚按行役踰期以為次年新葉亦通但當晚實時曰
葉猶未落固自暮之然盛也且詩先言實而後言葉
者如桃夭類然又未可執以驗先後之期耳

趙願光謂牡棠牝杜與楊柳同義是詩代為室家思
夫之詞故以杜寄與此大可哂詩但因時序之變觀
物與懷而已孤特義亦覺是贅况取類牝牡耶正義
謂杜實猶繁滋君子不得安於室家而長子孫亦是
穿鑿

梅

梅有南標 秬木三秬梅一梅柎之木也一時英梅即

惟梅似梅而小一枕繫梅狀如梅其子赤色似小奈
而和羹之梅未有秬詁今按梅古薦豆籩乃周禮所
稱乾棹是也蜀志載蜀名梅為棹而夏小正亦云五
月煮梅為豆實均足互詁其枝葉形狀是處可驗若
秬木文梅名三見要各有類屬不可強合耳
詩時以梅實之零落喻盛年之難久是以思及時婚
姻耳何嘗念及梅之香色與花實早勉且即以色論
之冰玉之姿較勝天斜多矣陸農師必以華先桃李
著實在後曲求風人之旨耶
梅實落三而始衰女年十六七而方盛二者正相反

非可相例也正義解傳謂以梅落始衰喻女年始衰
豈傳本意耶歐陽永叔云梅实有七至於落尽不出
一月之間故前世學者多謂詩人不以梅实紀時早
晚信然傳訓標為落巖華谷引柏舟詩寤辟有標作記訓擊
謂擊而落之愚按梅实自落者少又標从手當取擊
義左傳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或又同拋作拋擲解公
羊傳曹子標劍而去之亦通壁無取義嚴華谷引塗墜解作露地亦強合何元子
易土為木謂即槩量之槩傳寫訛者盈筐則以木槩

之尤非理梅实非米粟比安得用此取平耶當從諸
詩記作暨訓及為長或云去土為既既者尽也義亦

通秦風終南篇果實之梅無柝名穀木穀梅為柝而傳用故

訓此詩之梅當非果實之木若鄭鄭諸註則仍謂是
似杏实酢者誤矣陸璣又分梅柝為兩種謂梅樹皮
葉似豫章柝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章
以地近故亦有通稱而孫炎但以為荆揚方言之異
要當是柝之一種耳一說終南梅本作柝叶下丹如
次章堂叶下踰傳寫者以方言誤也

陸農師解此詩仍以標梅之梅為說雖變枳變杏於
義甚鑿然舉二果實以見地產之饒未為不可不必
定是巨木堪誇也集傳闕其文不叙嚴華谷引梅柎
之文而存郭註兩賢之意毋亦同此
何元子謂梅柎異木不得相混蓋梅至北方多變而
成杏故北人有不識梅者不應為終南所有當通作
枚與汝墳篇條枚義同此易字求解未可據也且按
文索義亦覺未安夫條者小枝也枚者別生條也今
不言何木而但曰終南之山有枝有條成何語

陳風墓門篇

傳亦謂此梅為似豫章者以生於空山墓隊

中當是大木不應為調羹之梅其說近是後之解者
或但云美木不直指為柎或竟同標梅例訓今並存
之

墓門不過山中之地不得謂非梅所宜生且詩但言
梅木耳未言梅子也亦但言鴉集梅木耳未言鴉食
梅子也陸農師總認食甚變音為實事膠固於胸故
即借以言梅謂鴉非梅所能養而美之者亦不根甚
矣

曹風鳴鳩篇

此當是標梅之梅以對下棘榛俱有實可食

者故傳亦無明文

小雅四 梅栗俱可供籩實故為嘉卉不必定以奇果
為嘉也候梅不槩見昏傳若西京雜記載梅七種有
候梅要是標識佳名以相炫美不可為典要耳鄭氏
訓候為維作助語極當
鄭氏泥卉作艸故別謂嘉艸為梅栗之下所生果尔
則候亦不應訓維矣維者从嘉卉而撮拳之也

樸檉

樸檉 召南野有死麕篇 此木之名詩與雅倒置固是疑案然
以二字恰合又他書別無檉樸之名則其所叙或當
指此且樸非木專稱柞木云樸柞者郭璞以為樸屬

叢生者為柞詩所謂柞樸柞檉據此則詩之樸檉當
是單名檉者以叢生故加樸字即柞檉是也柞檉以
柞亦有牙皆叢生彼云柞檉此則云樸檉詞義允合
且與下死鹿文對君尔雅柞其醉為檉樸亦自有証
大雅芄以柞樸是也今定其名此柞木合別出一部
以俟博考者
林有野有文義對舉盖林中木眾不必只是樸檉猶
野中獸多不必尽是死鹿也此就其中拈出一木為
言亦足証樸檉之非小木通稱矣鄭氏誤以二語串
說故不言林而正義支離其詞尤難解

唐棣

唐棣名南何彼穠矣篇唐棣為移此穠木明文郭璞謂似白

楊是也本艸扶移樹葉綠花黃又古今注謂扶移圓

葉弱蒂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此詩所詠

穠華及逸詩偏及極合斷當指此陸璣以為萸李巖

華谷謂即萸萸並非也集傳於此詩依穠木文而註

論語逸詩則云郁李恐有誤扶移木曰白移

沉存中謂扶移即白楊而逸詩之唐棣乃白移小木

比郁李稍大者又此扶移不同然按穠木文無他移

且其所說白移小木畧中不槩見不若扶移之黃華

搖風於詩語較有合殆未可據也

戴侗謂常棣唐棣棠棣特一物猶夫移扶移蒲移之

為一物常唐棠夫扶蒲皆色相近故通用自尔雅分

常棣唐棣為二遂啓後誤此大謬語常唐異字不可

以音近通若其所說紅白花乃常棣非唐棣也惟辨

郁李非萸言之甚晰而當

此但以華之盛喻車服之盛鄭氏取况顏色已非其

旨陸農師乃牽序語為及夫之說羅瑞良又從華之

及合興及王姬築館於外為有及而後合之道亦傳

會甚矣

或謂唐棣華一柎輒生二萼以美夫婦如云並蒂芙蓉此後世新昏陋語不可以入經解且一柎三萼乃郁李花非此唐棣也

李

李名南何彼李類甚多西京雜記有朱李黃李紫李

綠李青李綺李青房李車下李顏回李合枝李羞李

燕李猴李諸名又閭居賦房陵朱仲之李而兩京記

東都嘉慶坊有美李號嘉慶子皆其著者也其見

木文惟三種而休痊諸名頗不經見他書云

二章穠承上唐棣言桃李則喻唐棣之華之色正見

其穠也此是比中之比玩文自明惟正義得之其後

說家多舍唐棣而言桃李則失其本矣且桃李華同

時色同艷子同繁故每並言如投桃報李之類是矣

而何三人之取興為哉

衛風木陸農師謂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亦

或謂之木梨此蓋以榘檀為木李謂與木桃俱木此

類非也瓜不木生故謂楸為木瓜若桃李本木實不

過依上章木字以成文耳何必別求所謂木桃木李

耶旧有以枝蔓之雀李別之足破其說

王風丘中李與麻麥皆是假設鄭氏實謂留子所治

則是農圃細民耳賢者即放逐不應事此陸農師又引呂子文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者莫援因以推及不盜而見其政之善尤非其旨矣

小雅南山有臺篇李實非穀粟菜茹雖果籩尚不及之而陸

農師謂李可養人比喻父母之道亦強合矣近世俗

話謂李性多子以與下父母相関會尤陋通詩艸木

皆錯拳無他意

鬱 幽風七月篇 秋木無鬱名傳以為棣屬而正義定為唐

棣後儒皆宗其說此由誤認唐棣因以誤認鬱耳唐

棣乃扶移大木不聞有子可食何得以鬱屬之今據

劉禎詩義問謂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 陸璣疏而亦同

本艸又有車下李之名與西京雜記所載李名正合

爰定為李屬附李後覽者辨焉

本艸列郁李一條而載菓李鬱李車下李爵李棠棣

諸名於下則傳所謂棣屬者乃棠棣非唐棣也自正

義秋為唐棣之屬而其名益紊矣今定鬱為李類而

以本艸車下李之名屬之至以郁李為車下李及謂

鬱為雀李者並誤郁李乃棠棣别名非李屬其不得

有車下之名可知若雀李乃枝蔓所生又名罕見書

傳尤不容混入也 互見後棠棣及艸部菓

柏

邶風柏舟篇

柏有數種葉扁而側生者為側柏此乃真

柏也若葉柏而身松者為檜身柏而葉松者為樅又

峨嶠山一種竹葉柏身謂之竹柏皆非柏種今人呼

側柏為扁柏葉尖者為圓柏疑即樅類不可槩以柏

混耳秋木謂柏別名栴而說文作鞠則古字當通月

令鞠有黃花周禮鞠衣皆可記

嚴華谷云柏美材也以柏為舟美言之也詩有柏舟

松舟楊舟皆言舟耳義不在柏與松楊也此說最得

若徒取喻美材則是憤懣自矜之語非憂國意要從

汎流看出無人維楫真是巨眼至其引證諸篇並確

持此說詩乃是風雅解人何慮墮入惡道而或猶沾

沾以為內貞外固之喻何哉

鄘風柏舟篇

鄭氏謂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是其常處

詩取義止此陸農師仍泥柏求解謂柏不宜為舟喻

婦不宜他適果爾則詩何以兩咏柏舟又與松楊並

言耶且邶柏舟傳云柏木宜為舟喻仁人宜為官而

農師說此詩則云不宜可知皆隨詩作解無定詞耳

故嚴華谷謂詩人取義不在於柏此確論也

邶鄘衛地皆近河故詩每即所見以起興如河廣河

水是也此云中河固非汎設言柏舟者河中之所有耳若必云奪汝飯存當乘舟渡河因以為咏則泥矣小雅類松柏皆以喻王先儒多主其說何元子引子并篇說柏視松之語謂松喻王而柏喻相甚無謂夫王為宗族所依託如史記所謂松柏為百木長而守宮闕故以為比耳卿士特以輔王者奚可與王並言耶魯頌閟新甫以所產之地言作廟非必尽用松柏取柏亦非必定屬新甫特敘名山名材以見其事之慎重而準美耳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又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此故處可考者

高頌殷丸乃圓轉之名說文云圜傾仄而轉者字從武篇丸乃圓轉之名說文云圜傾仄而轉者字從及仄徐鍇謂仄者一面欹而不可回也是故仄而可及為丸之可左可右也木不圓則不能轉不直亦不能轉則巖華谷兼圓直二義得之傳訓易亦圓意惟圓故便易耳而薛氏章句云丸取也取而伐斷之使其丸且沃故曰丸之謬矣如馬融長笛賦丸挺彫琢笛亦取圓直故稱丸挺此尤明証

棘棘州風凱棘與棗異種沉存中謂棗独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為別要是二物也凡詩言

棘者皆荆棘之棘惟楚茨之棘為蒺藜刺辨見艸部總非

棗屬然棘亦有實如小棗而可食故詩云其實之食

耳釈木專有終牛棘又至其分列棗類頗夥無名棘

者孟子養其檟棘是二木與上梧櫟例看明甚又釈

木云檟酸棗未嘗連棘言則棘非棗益明矣寇宗奭

謂棘生崖^崖塹上久不樵則成榦人呼為酸棗更不言

棘要亦美其名者而古今注直云棘實為棗誤矣

陸農師授四時纂要云四月末葉生正凱風之時此

尤強合彼自言棗葉之生此棘無涉且下云棘薪則

又成材時矣而凱風猶吹之豈亦葉初生之候與

羅瑞良引白虎通云景風至棘造實以為言棘心者

乃其造實之前芽是也如此則與七子有関合詩所

以徑接母氏劬勞見其長養之恩勤耳

矢天亦舒放茂長之意與桃夭同但以對下薪言則

不妨從少取義且以見七子之自幼而壯皆賴恩勤

為不忍忘也

棘至為薪可云成立然僅共爨燎則菲材而已必無

二義始與下詞旨合

魏風園有桃篇此傳直訓棘為棗陸農師直以為酸棗蓋因

上言桃不得不以棗為配耳愚謂國君即極儉嗇何

至拾橡克饑豈有自取其棘實而以為供者說者因以傳會謂其安於儉嗇固陋而不知經制之大振起之謀如園桃以為穀園棘以為實且謂推其氣量所至必當以桃當肉以棘當穀其說益稚真堪捧腹

秦風黃鳥篇

棘多刺亦惡木又卑枝易見非黃鳥安集之

處猶三良從葬不得其所所謂會見汝在荆棘叢中正此詩取喻之意耳

陳風墓門篇

取棘喻佗義自允合但鄭氏以斧析為誅絕

曹風鳴鳩篇

棘叶國取韻故鳴鳩及青蠅之說同更無深

意蔡元度以棘之心赤外刺為四國求解則鑿矣且鳩子有七安知不各隨所飛而何元子必謂始之在梅者降而在棘以合曹地被分不能成國之說尤曲甚

小雅

何元子謂棘有二此棘乃檿棘之棘也愚按

檿無棘名

前說見

且露無物不被正見其溥荆棘雖非

美材與豐艸亦相埒豈獨不應沐露濡之沢而必易為檿棘耶或據本艸謂杞未有無刺者故詩稱杞棘實一木與楚茨說同存考

小雅青棘篇

棘與榛總以樊言傳說甚當亦不必訓刺人

求合誤言也

榛

榛邱風簡榛陸璣以為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

味如栗陸農師謂其樹似梓羅瑞良謂其枝幹如木

蓼葉如牛李色高丈餘子核中悉如李生則胡桃味

膏燭又美亦可食噉又一種大小枝葉皆如栗子如

椰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其下云爰伐琴瑟

是大木非榛楛之榛至女贄則宜兩者皆可用愚謂

榛亦自有各種然皆有實可食不得以詩中所云別

異同也羅氏說蓋本齊民要術今人辨味如栗為樹

之榛栗之榛莖可為燭為山有榛之榛通謂出自陸

璣所云然正義引止數語他不槩見茲亦獨存正義

所傳者以俟後

詞義以榛苓與美人二物皆山沢中之所有者故以

喻西方之所思不必如傳作蘧實資用藥物救患觀

也說詩紀云山則有榛隄則有苓惟西方然後有此

人數語較淺合

鄭風定之鄭氏因文順遞以六木皆為琴瑟用非是

且琴瑟正不必泥通論云因桐梓以言琴瑟意主祝

其久居於此所植之木異時直可伐為琴瑟之用猶

唐人詩種松皆作老龍鱗也下終焉允臧即其意非
真欲伐之也孟子故國喬木可見喬木亦為故園之
徵豈有伐之者哉鄭氏以為預備蘇氏謂種樹者求
用於十年之後皆謂真欲伐之固矣

曹風鵙
鳩篇

陸農師取每况愈下意謂榛卑於棘尤強解

榛木亦高尋丈豈有比棘更卑之理若其果实雖有
先後然詩祇以取韻非以為序也此亦如駟篇說馬
習氣最為可憾

小雅清
蠅篇

榛亦以為藩只如傳解已足後之穿鑿者乃

念及婦人所贊以生刺褒姒之說又因舊語謂榛木
可為矢取備文武二義為譏人害之之興去詩人情
旨遠甚

大雅旱
麓篇

詩以艸木興者殆半如必依周詔韋昭註謂

王者德及榛楛陰陽調艸木盛則本詩葛藟柞棘且
不勝其說矣彼自斷章取義安可據以為言耶此詩
舊謂受祖之作當自推本先業以見其承藉之厚故
即旱麓榛楛為喻傳泥艸木固未是鄭氏因艸木及
民亦覺無謂嚴華谷云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榛楛喻
福祿似較切近

榛訓為叢此說文誤語榛乃木名叢則矢名有杞柳

栲栳之分何云栲即為叢耶羅瑞良因此說謂瑟彼
玉瓚以下述文治之美而首章言武備誕矣且周之
先世積德累仁並未嘗耀武也即謂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則弓矢斯張干戈戚揚公刘之篇有之而此詩
并未一語道及乃取託興之栲栳而曰是武事之證
可乎

栗

栗

鄘風定之
方中篇

栗高二三丈葉似櫟花青黃色似胡桃

陸璣謂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有茅栗與栗芋栗
諸種寇宗奭以為河北路有一種栗頂圓末尖謂之
旋栗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候栗瑰栗魁栗嶧阳栗
之名蓋其類頗夥亦任地生但分佳醜大小耳陸農
師以為味鹹為北方之果不知何据

廣雅萩辛為稟陸璣作茅以為出桂陽叢生大如杼
子中仁皮子形色與栗無異蓋栗之一種也

鄭風東門
之墀篇

栗對墀言明是表道之樹故以為近女子

之家而心識之傳說是也鄭氏以為栗而在淺家室
之內言易竊取故女以自喻此不可解詩但言栗之
下有家室未嘗言家室中有栗且但言栗而已而必
取其實與其味以為色喻是尤幻也至旧泥婦贄為

說以為今方在門不待禮而相奔亦非作者之旨且念及備贄之禮充不當作滄奔解矣

唐風山有樞篇此以山隄之有興子有意自淺合必因他人

入室句謂山材為人所取用則蛇足矣栗瑟相叶如

鄗秦諸風皆然此但趁韻無取義也何元子謂栗供

籩實以興酒食之事義充強合

秦風車鄰篇羅瑞良說此詩以為燕秦千樹栗是其出處

蘇是也故藤秦說燕文侯亦云北有枣栗之利

阪漆濕栗田以為上君下臣之喻以下有並坐文也

或謂是伶工之輩與其侪侶並坐以供鼓瑟之事非

君臣於秦風亦似

豳風東山篇鄭氏解栗為析義且云栗裂聲同此臆斷也

從軍大役豈止析薪細事於義已不可通又書傳從

未有謂析薪為裂薪者况裂是分崩義栗是堅密義

二字迴別烏得以聲同混耶愚疑栗堅木不易朽故

人或取以為棚架之類以苦瓜之繫度之則何元子

之說得矣或云栗薪猶云堅木併不必作栗樹言亦

通

小雅四月篇羅瑞良謂西京雜記稱漢上林苑中有候栗

此吳均之語不可取信是也然候栗不獨見諸此廣

志云栗有關中候栗大如雞子又三秦記候國出栗
皆可証要是異種不應隨山有之仍以鄭氏語助為

斷

栲

大雅皇
矣篇

栲木訓栲為栲郭璞以為樹似檟檟而庠

小子如細栗可食鄭漁仲以為即芋栗也通志謂橡
實之類今俗謂之為芋栗猴栗柯栗皆其屬愚按內
則芝栲羨榘並列諸果人君燕食庶羞用之陸璣亦
謂栲葉如榆其名具在不可沒也以有栗名附見栗
部并述行生為栲之說於後以俟斷者
先儒謂行生曰栲解之者以為灌栲並言灌非木名
則栲亦非木名可知今字書以栲栲之栲屬屑韻音
列灌栲之栲屬霽韻音例分為二亦本此說然栲木
於蓄斨灌三者皆栲其狀而栲別列不與三者同條
又以下櫪椐檠柘四木推之則亦各為一本名所不
敢強斷也

詩識名解卷之十四

錢唐 姚炳彦暉 著

木部

椅

椅廊風定之方中篇 秋木訓椅為梓郭璞謂即楸陸璣以為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之實桐皮曰椅羅瑞良引說文及郭璞椅梓楸椶諸註斷為一物而四名愚謂椅乃梓之一種秋木直云梓者從其類耳故傳定為梓屬是也詩小雅其桐其椅孟子拱把之桐梓皆類攀言可證其餘說家通混為楸恐未可據按秋

木楸別見又埤雅廣要謂楸莖幹喬聳至秋條垂如
繖其椅梓異惟鼠梓樹葉木理如楸舊謂山楸之異
者亦名苦楸豈以此而誤耶

陶隱居謂白桐一名椅桐然此詩椅桐明是二木觀
湛露分言可見李時珍謂桐亦名椅其此椅不同此
椅即尸子所謂荆有長松又梓者泡桐古謂之椅桐
也先花後實故尔雅謂之榮桐其說似當又毅木梧
為櫬桐為榮亦自分別今人混呼為梧桐已失其考
陸璣乃謂俗稱椅為梧桐其類不愈紊耶

小雅湛露篇

鄭氏以桐椅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然謂

其相類則是謂其同類則非二王之後亦異姓而同
爵者以此取喻頗稱但必分諸侯等級求三章興義
亦是穿鑿何元子云桐椅又高於杞棘以象其威儀
可為人所瞻仰其說近似然要從離之取喻不必牽
杞棘較高卑也

梓

鄘風定之方中篇

蘇頌謂梓木似桐而葉小華紫六書故

云江南梓木似桐葉小於桐生子成佩然今桐葉有
三稜此梓葉不似木皮亦青黑相殊非一類也旧謂
其樹有三種白木理者為梓赤者為楸梓美文為椅
則梓之正者乃得專有梓名今依毅木又序椅條庶

覽者知所類辨云

韻

梓不可謂楸猶椅不可謂桐類語陽秋云楸花有香
色杜詩楸花媚遠天蓋別是一木或謂古凡以皮散
者為楸要不得與梓合為一物明矣

小雅
并篇

桑梓必恭敬猶魯論犬馬有養之意古者民

居之制一夫受五畝之宅墻下樹木如桑梓之類既
在宅中則出入必所瞻庇故以與父母耳傳乃謂父
之所樹是以當恭敬則田間桑麻甚夥豈必一一前
人手植耶羅瑞良引伯禽見周公事亦荒渺未足据
且此詩無涉詩但言梓之當敬而已未嘗言欲如

梓之俯而敬也至五行書種梓令孝之說尤無稽不

可入解

棟

小雅
南山
有臺篇

棟為鼠梓亦稱虎梓乃梓屬非楸屬陸

璣謂棟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要是形似而實非

類也今附梓屬見梓後

通志謔鼠梓作鼠李且有牛李山李名又合棊為一

物愚按鼠李乃親木之無實李棊乃烏棊絕非棟類

蘇頌辨之云鼠李亦名鼠梓或云即棟然鼠梓花實

都不相類恐別一物而名同則漁仲之誤可知矣

桐

桐方中篇風定之 穀木桐梧分列梧桐乃桐之一種非即

青桐郭璞謂桐木即梧桐邢昺以為與上櫬梧為一
並誤其專有桐名者則青白罔三者也宋皇祐間陳
翥作桐譜又分六種謂紫花者名紫桐花如百合白
花者名白桐類穀花而不實一種油桐名膏桐實可
厭油一種刺桐文理細密性喜折裂花側剪如掌體
有巨刺如櫟樹實如楓一種蘋桐身青葉圓大而長
高三四尺即有花花色紅如火無實一種人家庭院
所植名梧桐皮白葉青子可噉其槩具見於此

鄭漁仲說椅是罔桐桐是梧桐引陶隱居說云白桐
罔桐俱堪作琴瑟因以為白桐者梧桐也材最大可
為棺槨故爾雅謂之櫬其說通誤夫琴瑟之材惟取
白桐白桐乃葉三枚白花不結子者漁仲以梧桐當
之而謂罔桐即椅亦不察甚矣

琴瑟必以桐為體惟層則用他木梓材其選也椅又
梓之美文者亦取以飾層非謂其表似桐直作桐為
琴瑟用耳乃或以罔白二者為椅桐何居

小雅湛露篇

羅瑞良說此詩之桐為油桐其子可以取油
蓋因下其實離々云然然紫桐刺桐梧桐三者亦皆
有實不必定是取油者也陸農師又謂罔桐生於高

罔亦謂之罔梧然罔梧乃俗稱此明是桐不應謂之
梧總之梧有桐名桐不可以梧名耳
詩意不在桐椅在桐椅之實旧謂以柔木况今儀非
也盖桐實參差懸綴離々可愛君子威儀踰濟亦藹
藹可親此取喻大指耳必謂下垂恭順亦是作時藝
穿鑿法矣

梧桐

大雅阿篇

卷

釋木專有櫬梧之文郭璞以為今梧桐

是也陸農師謂其別名青桐羅瑞良辨之以為桐有
青赤白而青桐又有有實無實之辨今人以梧之青
亦云青桐盖假以為名耳然則梧別是一木故叙木
專列而無桐名以其皮青不皴直生無節葉光滑有
尖絕似桐故詩稱梧桐而本艸諸書因附桐類分叙
今從詩名併列桐後覽者類族辨物亦使與諸桐混
可耳

梧固非琴瑟材即棺櫬亦從無用梧者桐棺自是桐
木不可以梧通也叙木梧別名櫬亦其名偶合非以
材為棺槨之義如必棺槨之用始名櫬則叙艸櫬木
槿豈亦用為棺槨而名耶

莊子援梧或以為琴或以為几或寓言取早凋之義
其說不一然史記項籍傳莫敢枝梧注云小柱為枝

邪柱為梧是柱有梧名也天運篇言倚梧存物論言
據梧倚據之義於柱較合訓琴非是然則以桐梧通
稱者乃里俗諺語絕無考據耳

詩明分梧鳳所在不當如傳以高岡合朝陽為說且
其云朝陽者祇取向明之義而已非必定是高岡之
東也今梧桐是處有之山椒亦頗林立安得以高生
為太平之化耶正義因傳說梧桐連高岡遂謂不言
鳳鳴必所直將諸中鳳鳴一語抹煞矣

叙訓所謂臣盡力者蓋取師濟盈廷之况一如梧桐
之向明而蕃茂耳傳似認梧生為盡力之化則非比
喻之旨矣何元子云中庸言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
孟子言與共天位與治天職與食天祿即此詩託喻
拳拳之意是也

漆

漆廟風定之方中篇漆本作漆從水者乃雍州水名然詩書
每通用罕作漆者疑因取汁之義故亦從水為漆與
其木身如柿葉如椿花如槐子如牛李出漢中山谷
及峽巖歙州皆有之今廣南又有漆樹似小榿而大
六月取汁漆物黃沃如金又是一種

漆自古用之禹貢豫州厥貢漆臬舊傳始造舜故

其貢亦始於此周制因之漢書陳夏千畝漆共千戶
候等其為利廣矣文公樹此數木不專為琴瑟用而
漆於琴瑟則亦以固而飾之今世好古者於其斷處
驗新舊豈舜時五絃之製便用此為塗飾與

唐風山
有樞篇

或謂漆可成琴瑟故以與下鼓瑟此說最鑿

與栗興酒食論同若然則何名為云鼓琴而只云鼓
瑟耶

秦風車
鄰篇

序禮樂不可泥陳暘謂及漆君子所以為樂

隰栗君子所以為禮又引禮記並坐不橫肱以為並
坐者禮也鼓瑟者樂也秦仲始大有禮樂之好是禮
樂自諸侯出此大武斷

桑

桑

鄘風定之
方中篇

桑書謂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荆與魯也

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為荆桑葉圓厚而多津者為
魯桑愚按今桑有白桑雜桑子桑山桑諸名白桑葉
大如掌而厚雜桑葉細而薄子桑先甚而後葉山桑
葉尖而長類別之則荆魯各有其屬耳因疑秋木所
謂柅者當是子桑子桑葉々皆有子所謂瓣有甚是
也瓣即辦字不應訓半今人乃謂一半有甚一半無
甚為柅誤矣種植書云桑以構接則桑大然則柅其

未接者與

此章通是相地形勢曰虛曰楚曰堂又皆地名不應
夾入桑木且下云卜吉亦祇為形勢而卜與觀桑木
辨土宜無涉愚疑桑亦地名即禹貢之桑土也樂記
桑間濮上之音乃衛音鄙風桑中曰謂沫鄉中小地
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城郡縣志隋
置楚丘縣屬滑州後改衛南本漢濮陽縣地又郡國
志濮陽縣有顯帝塚皇覽云塚在城門外廣陽里而
博物記云桑中亦在其中合諸說觀之則桑為衛地
當在楚丘之傍此漕墟相屬故後虛而降觀耳且詩
云望楚亦第望之而已猶未身歷楚丘何緣便降至
其下察樹木而辨土宜哉劉公瑾云衛詩多言桑蓋
衛地跨冀兗二州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
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蓋亦見及此矣
三章桑田亦祇作桑中之田言靈雨方零土膏萌動
故亟往田中勞勸之此明是勸耕未嘗勸蠶故說家
以為農桑並勸者非也何元子解觀桑句復補出田
亦因其義有礙不得不曲為通之耳

衛風
氓篇

此桑自是寓言鄭氏實指為秋期非也以下文
斷之沃若時為仲秋不應猶有桑葚且詩明以鳩桑

興士女兩々相形安得以為實事嚴華谷以次若黃
落為情眷歡弛之喻蓋從下颯字看出於傳顏色喻
較合况詩三歲食貧三歲為婦則相隨至相棄曾未
數年何至顏色盛衰之速若此耶
鄭氏以秋桑無葉故謂鳩非時而食喻女子嫁不以
禮此總緣秋期之說而強合耳

鄭風將仲子兮篇呂東萊謂孟子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
引證適合愚又謂云里云牆云園皆取同居之義於
叔段極有闕照所謂蕭牆之內是也

魏風汾鄭氏前謂國君采菜已非茲更謂其采桑尤

無理夫治圃猶男子之事親蠶則婦人之職魏君縱
極鄙瑣未有身遵微行而躬代婦職者以致陸農師
侵蠶侵繅之說浸淫益甚直堪一噓

魏風十畝之間篇閑字叙父及穆天子傳註皆作閒自是休

所暇之意魏國小政促民不安居故有避世之想欲得
十畝而閒居耳傳真謂地隘無相相避以至男女雜
沓無別不知於閑閑義何取司馬法六尺為步百
為畝禮記疏云徑一步長百步為畝折而方之則東
西南北各十步種桑之地亦寬然有餘矣何至一家
聚采十畝便男女不可復別且亦何至如華谷所說

鮮

十畝之桑鮮所可采徒聞之然無所得而空飯如是耶

何元子引晉語子犯謀桑下殺蠶毒之事以實此詩觀典子還逝二語恰似姜共犯謀醉載同行情況然蠶毒已除不應有閑之象未可据以強證也

字書池之弛緩貌又散也十畝之外則地又寬廣采桑者散舒自得較閑之更覺從容矣傳訓多人於字義絕不合正義乃謂地旁徑路行非一家則豈十畝之間定是一家所有耶以此益證十畝之非削小之說也

唐風鴉羽篇

傳依叙言文解苞栩之苞為禎鄭氏以為禎

者根相迫迤相繳也於苞棘苞桑義同故不復叙愚謂援孫炎叢生之鮮亦當指枝條言桑枝繁茂叢起故鴉集於其上若根雖迫迤相繳於集者何此且使以根本堅繳之木而鴉集之其安甚矣奚言危苦耶易否卦上六有苞桑之占蓋桑枝柔軟不能繫集故云其亡與詩意正合說家皆以安固之義為解恐非其旨

秦風車鄰篇

或謂以桑興下文其亡者桑之為言喪也此

蓋本刘向祥桑傳會按喪亡之喪去色乃喪本音其

陽韻則變音也先有喪亡之喪傷其亡而後有喪服之喪今欲泥下亡義以柔通喪亦誕甚矣且詩以柔楊興君子至鼓黃句為一截未嘗興及其亡也不然則漆栗二者又於柔義何居

秦風交々黃鳥篇陸璣謂黃鳥當甚熟時來在柔間故里語

云黃栗留者我麥黃甚熟否則黃鳥固有時止柔特非其所恒止處耳旧以柔人所常採鳥性見人則駭為說大是穿鑿

曹風鴈鳩篇正義謂子自飛去母常不移此取首章儀一

義合序刺不壹之旨然詩以鴈鳩均養起興於在柔之文無涉况其子有七則所棲自非一木惟養之者均平故在梅在棘在榛各得其所以順其性不致羣集柔間以求食於母尔首句每章重言不必泥作專壹解也

幽凡七十月篇蠶桑之候相待蠶穉時柔亦正柔非謂因始生之蠶而別求為桑柔也懿懿無深義何元子云尔

雅說文皆訓懿為美以之言筵猶言精緻是也條柔旧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則是下斧斨之伐矣愚謂條長也解如厥木維條之條言蠶月之時柔枝正條達可以采而伐之正為下斧斨張本耳

嚴華谷云桑樹之高大者其枝條遠人而揚起人手
所不能及故取斧斫以伐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
棄其條即上文所謂條桑也此說最明要之斬條就
采乃從斧斫之伐看出不可以徑解條桑耳
女桑自是小桑之稱穀木訓為槎桑按槎與莢字不
相通傳易作莢恐誤正義又通枯楊生梯為生莢以
為葉之新生者取合女桑則尤誤

犄角之犄從手鹿善決驟故角而犄之若桑乃植物
枝條柔軟隨人女桑更其卑小者何用此犄角束縛
耶補傳通犄作倚取犄重較犄畝丘為證其說近似
按倚有傾側之意猶甘棠之言拜也桑樹弱小者攀
其條使傾側就採見其不用斧斫之伐耳

鷓鴣
篇

桑土之土韓詩爾雅註及石經皆作杜方言

云東奔謂根曰杜又字林作叢云桑皮也則桑土之
為桑根無疑者要非桑根在土之說耳或謂取桑根
和土膠結成巢此不學人語

幽風
東山篇

此桑野疑亦是桑中之野東征時所經歷者

不當汎言桑麻之野也羅瑞良乃以為蠋雖蠶類而
不食桑亦固於言詩矣

烝之本義訓衆况蠋之動其非一蠋可知此與烝

在粟薪無二解巖華谷以為喻獨宿不當取衆不知
彼對室家為獨宿耳否則東征軍士不知凡幾而云
獨耶

小雅南山有臺篇陸農師謂沃若之桑以貴乎山有光之象

此較氓詩容色之喻更强合詩意不過以桑楊有用
之木興君子有用之材光邦家正其材之有用處耳
豈可泥光以求桑之解耶

小雅黃鳥篇何元子又援劉向祥桑之說以為桑非惡木

而字音不佳故以為醜太戊時桑穀俱生謂之不祥
此詩首章言穀次章言桑其醜可知此大謬也漢時
儒者好言五行禍福之事每多臆測如太戊時所見
其災不在桑穀之生而在七日之拱今乃傳會以桑
為喪亡之兆誣矣夫黃鳥食甚白止桑間特以非時
而處故託為禁語而去之耳

小雅并篇舊謂桑梓為祖父手植已非羅瑞良更以梓

屬父而桑屬母以為桑者母之所事以供蠶繅則尤
傳會矣

小雅桑篇桑木原隰皆有然亦隨所見言如秦風所見

者阪則言阪有此所見者隄則言隄有正不當泥為
君子在野之喻且汾如十畝皆是隄地桑木於隄為

宜大抵在陽者多又不必如旧說以原為對耳
次句明言其葉則有阿自以枝條總言然阿難二字
合言之即養楚之猗儺韻會小補作要娜訓為弱態
是也正不必分美盛二義求解涵泳二語大有偏反
自得意當取下樂字傳箋謂庇蔭利人此可以言凡
樹不可以言柔夫植柔豈所以休蔭者耶
傳訓沃為柔義以阿難之狀推之其說為近如六轡
沃若亦取柔後之意是矣或云肥也故土不磽曰沃
壤

幽色固近黑然謂柔葉茂盛而柔軟其色純黑則不
可通矣愚謂幽乃幽陰不可以葉之色言惟葉盛密
則陰濃而幽所謂柔陰是也

小雅白華篇 桑性斬伐始茂今田舍多取以為薪如七月

斧斨之伐葉既飼蠶則幹自供爨理所必然非獨以
為善也何元子引程大昌剝桑之說以為為薪者桑
之附枝乃庶妾之比亦不必然蓋樵薪本為烘燎之
用烘燥則桑薪得所宜今妻妾易位貴賤相陵曾桑
薪之不若耳或牽合氓詩謂鳩食蕞則淫以為刺褒
妘淫亂不能不先為嘉木貞屈也

大雅桑柔篇 秋言謂旬為均也則徧故說文亦云徧也二

義自通若劉訓燥燥雖見秋詁文而義難解惟蘇子
由援高書無盡劉左傳虔劉為證訓殘近是蓋將采
而至殘盡也周頌遏刈亦作勝殘解此字義略同
何元子引豳風七月詩為配以為采驚祁也所謂采
也倚彼女桑所謂將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所謂刈
也取證亦確

桑葉雖茂而或采之
王之於民所以殘削之者無所不至也詩意盡此故
下徑接云瘼此下民

魯頌泮水篇

說文專以桑甚之黑者名為黓解之者云甚

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為美故稱黓泥矣黓本黑之稱
讀若醕上邑莊子人固受其黓陶東哲詩黓之重雲
是也詩特借通作甚耳詎可專謂黑甚為黓耶
泮林鴉黓通是寓言何元子以為泮林有此桑黓亦
可貴之物何其固甚

檠

大雅皇矣篇

檠為山桑顏師古以為桑之有點文者其

主

用亦生飼蠶故禹貢青州以檠絲為貢蘇子由謂山
桑之絲惟東萊有之以之為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
之山繭蓋即今所呼焦繭是也考工記工人取榦凡
七檠居於三又其餘用耳

柘大雅皇矣篇

皇矣篇

柘亦棗之一種禮月令季春命野虞無伐

棗柘以此棗並言可見性喜叢生幹疎直葉圓有尖

結實如椒名佳見古今注但其枝條柔弱婀娜葉大

僅如掌冠宗奭謂其木理有紋亦可旋為器是也古

史考載烏號弓以柘枝為之故弓榦以柘為上然此

但取韻不辨良否陸農師謂先槩後柘即駟篇馬序

鑿論耳

此但開闢荒徑非是布列室家與公刘卒章不同公

刘明有止旅之文此則僅如頌所謂有夷之行云耳

既是刊除險阻則於眾木自當去其惡者存其美者

故巖華谷分作屏修平啓闢為除去其木攘剔則成

長其木義各有別是也且如衛文徒楚猶皇々樹木

為百年大計今岐西新定不為小民謀農棗之本而

若槩若柘務所誅鋤雖險阻刊除將何所賴以安其

室家也哉

檜

檜衛風竹竿篇

檜乃柏葉松身其松葉柏身為榦此叙

木明文不可混也檜大段似柏其葉亦如細杉謂之

柏葉松身者對榦而言勿泥可耳羅瑞良謂有一種

別名檜柏不甚長其枝葉乍檜乍柏一枝之間屢變

此即柏之種非檜也其材亦鮮大者左傳翰檜乃棺
傍飾非為棺之木詩亦但稱楫而已不徑言舟也
正義謂檜書禹貢作栝又字書別作栝愚按秋木無
栝名亦無栝名說文專訓栝為矢栝不訓木此必有
據禹貢栝榦栝柏榦為弓榦則栝亦當為矢栝栝柏
皆弓矢之材謂之栝栝者錯文耳然則謂檜別名栝
又謂檜有栝音俱未可信
玩此詩上下詞旨但摹寫故鄉風物無一託喻之意
傳箋通作寓言以舟楫之配喻男女之合非也檜楫
松舟乃是麗語猶云桂棹蘭漿而已觀下徑接駕言
出遊明是乘此舟楫以游故地則其非託喻顯然矣
駕猶言乘舟車通用子瞻賦駕一葉之扁舟是也嚴
華谷別謂乘車出遊則其檜楫松舟句不貫亦未是

松

松 衛風竹
竿篇 松別作采不作察察乃榕樹南方巨木也
說文以察同松誤其樹礫砢修聳多節皮粗厚四時
不改柯易葉二三月抽蕤生花長四五寸結實狀如
猪心疊成鱗砌秋老則子長鱗裂葉有二針三針五
針之別出遼海者子大可食謂之海松子是也
通雅云方書言松為五粒之當是鬣誤李賀有五粒

小松歌從鬣為正是也按太平廣記謂五鬣松皮不
鱗俗謂孔雀三鬣松又李衛公言二鬣松與孔雀松
別皆作鬣可證此蓋以音似誤通者

鄭風山有
扶蘇篇

松生於山有凌雲蔽日之勢且親木謂木

下句為喬其枝柯屈伸偃仰矯若游龍而正義及以
枯槁為說以妃放縱之龍艸則非其旨矣愚謂山有
名材隲有文艸猶人之有子都子克皆其可美者故
類萃以為喻耳

山隲分言不相比例嚴華谷必以名材凡艸對勘非
也此當與同車之詩同旨鄭忽不婚於存而他娶故
序謂其所美非所美詩取槁松四者以喻子都子克
蓋指齊女而言見山隲各有所應有正破他齊大非
吾耦之說

小雅斯
干篇

一說竹苞松茂皆表此地景物之美乃枚舉

之詞其言如者孰如之主下文兄及弟矣為言兄弟
相好則其根本堅固而不可搖其枝葉茂盛而不可
替所以擬之竹苞松茂也其說似合

小雅類
并篇

三章變松柏言松上亦祇取叶句蓋古韻通

胸
也何元子有柏視公之語膠於其胸因別松上為專
責王之詞非是

大雅皇兌傳訓易直集傳訓通達嚴氏訓悅澤三說
互異按松柏霜幹礪砢鮮滑易調直者商頌丸丸訓
易直彼自為宮室之木云然此不當以易直訓也兌
有徑路門闕之象則通義亦自有說然謂行道通則
可謂松柏通則不成語矣悅沃亦取卦義要不可以
強合松柏愚謂兌與隊通用通史王毛仲牧馬每色
為一兌注兌隊同是也以言松柏則亦茂長成行之
義縣之傳訓兌為成蹊與此集傳義同

魯頌閟宮篇按郡縣志徂來山亦曰龍來山一統志在濟

南府泰安州東南四十里水經注鄒山記云在兗州

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

訓

傳訓寫為大貌王肅以為無雕飾文章徒見彊大至
牢固義何元子謂通作寫禮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
皆傷注則寫為倒傳之又或加水作瀉考工記以漚
瀉水義與此同屋之有楸其形斜長首高而末低所
以瀉雨水故云有寫此一說

高頌殷武篇傳訓挺為長按說文以挺為長木室之深廣

者其椽必長是也木特木李道按其說言月六書心

木瓜

木瓜衛風木木瓜一名楸大者如甌其木可以為杖

說
花作房生子形似栝樓蘇頌謂即榿櫨之類蒂間別
有重蒂如乳者為木瓜無者為榿櫨是也陸農師諸
諸家俱以榿櫨為木桃李蓋就其類言耳六書故
引榿木文榿木瓜也或云冬桃然冬桃別名旄見榿
木不與榿同未可混也

我
或駁初學記六帖於果食木瓜門皆引衛風木瓜之
詩為誤謂詩以木為瓜果如画餅土飯之說果爾則
其欺詩褻我甚矣而反答以實貴之物此情理所必
無者且此詩為衛人欲厚報齊桓之作夫桓之於衛
德亦大矣救敗存亡又遺以車服此奚翅木瓜桃李
之投而乃比之画餅土飯反自多其報瓊之厚豈詩
人忠厚之意與

傳謂木瓜為可食之木然投贈正不取此意今惟用
以製釀及療筋轉用之不可與桃李例言郭璞謂其
酢可食疑亦榿櫨非木瓜也以此為投蓋猶蒹蘭紉
佩取芳臭以相遺耳或引古語云黎百損一益榿百
益一損報人之道宜有以益之則并及療筋諸說益
非其旨矣

木瓜自為衛人思報齊桓之作故孔子謂於木瓜見
苞苴之礼行賈誼新書載繇余之說亦以施報言又

左傳韓宣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皆其可驗者

檀

鄭風將仲子兮篇檀有黃白二種皮青而沃肌細而緻體

後

重而堅木性彊韌葉類槐論衡云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彼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幅是也陸璣與繫迷相似繫迷一名挈醯按釈木有檍榼郭璞以為大木以檀鄭漁仲謂俗呼樸樹其木如檀子大如梧桐子而黃則挈醯固與檀相似者

或謂檀強韌之木亦以此段然詩之取喻却不重檀乃重園內之檀以為兄弟之比耳

魏風伐檀篇坎坎傳訓伐檀之聲為是非用力也木之堅

者伐之邑洪而壯故宛丘云坎其擊鼓伐木云坎々鼓我皆可證或以坎為險義曲解作經歷險陷以伐之則後章伐輻伐輪是已取材而製器矣而猶曰坎

坎何耶

何元子謂伐檀為衛國女閨傷怨曠而作以檀比其夫以河自比此出陳暘樂府述古琴曲然通詩詞旨絕不似婦人語且夫婦相處今雖暫離終必飯其居

室豈如檀輻河干之適然萍值已哉琴操載古琴有
詩歌五曲伐檀其鹿鳴騶虞鵲巢白駒並傳又大載
禮投壺篇謂凡雅八篇可歌亦列伐檀並難深考
小雅狀杜篇此舉車之最堅者以為言堅車而亦敝則其
時之久力之瘁可知徐鍇謂車敝則木連及韋革金
鑄起皆起若敗中故字後中為憚小雅鶴鳴篇
此主求賢言檀菝並列美惡判然以喻求之
不可不慎蓋樂其園之檀即當別其下之菝勿使雜
進而後真賢得升於朝耳若說向求理便腐
菝為他木敗葉其下穀對舉明非檀葉可知且使檀

而為菝是賢者而淪於不肖之喻矣矣以及樂觀之
何元子謂檀葉凋零為賢者衰謝之况則又不應聞
楚聞天聲名之著若此自當以良楛分觀較合

大雅大明篇傳訓煌々為明於車無取即鮮為鮮明義亦

但可言旂幟之屬此則專云檀車而已愚按煌々皇
通煌々猶皇々著盛之象言兵車張皇赫業也故韓
詩外傳直作檀車皇々大雅大明篇

扶蘇

鄭風山有扶蘇傳謂扶蘇為扶胥然其名無所考何
元子謂即管子所說之扶通作搏為搏棗於蘇字又

無著落均未可据要以下三者各專一物則此當有所指非僅如扶疎四布之空語耳
何元子駁傳謂下篇喬松是喬木則扶蘇非小木通論云蓋謂枝葉扶疎乃大木也扶蘇喬松比子都子克荷華游龍比狂狡義甚明然人不敢為此解者以荷華亦佳卉也宋儒尤重之不知詩意止以在山之高大者喻美在隰之卑弱者喻不美初未嘗拘自解者拘之於是不得不以扶蘇為小木而以喻不美以荷花喻美下章則又以喬松喻美而以游龍喻不美使山隰倒置此物錯互非也

柳

齊風東方未明篇柳陶隱居謂即今水楊柳唐本艸駁之云柳葉水楊全不相似水楊葉圓闊而尖枝條短硬柳葉狹長而青綠枝條長軟陶以柳為水楊非陳藏器又謂江東人通名楊柳北人都不言楊之樹枝葉短柳樹枝葉長而李時珍則以為楊枝硬而揚起故謂之揚柳枝弱而垂流故謂之柳蓋一類二種也據說文爾雅則揚可稱柳之亦可稱揚故今人猶併稱揚柳余宗種樹書又謂順插為柳倒插為楊諸說紛紜皆未盡當愚謂秋木文柳類甚多有河柳沃柳蒲

柳諸名而楊僅列柳之一則楊為柳屬柳不可言楊
屬明矣說家多謂柳有小楊水楊垂楊之稱並未足
據
或謂古詩南楊北有柳分為二其合稱楊柳蓋兼楊
與柳言之非楊即柳之即楊一物異名也愚按此僅
別柳與楊為二而不悟柳為總名楊乃柳之一種所
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今俗通稱楊柳不知此乃蒲
柳專名耳

柳春初生柔荑即開黃蘂花至春晚葉長成後花中
結細黑子及葉落絮出如白絨因風飄揚如雪則柳
絮非花也至萍藻自有種非柳絮所生今詞章家稱
絮為楊花及以萍為一物變化者並非
齊民要術云凡作園籬法高七尺便足匪直為人遮
失而返狐狼亦息望而迴其種柳作之者一尺一樹
初時斜挿挿時即徧數年長成共相蹙迫交柯錯葉
折似房櫳則柳正為籬之末傳箋乃謂柔脆不足為
樊比狂夫之不能知時則非其旨矣集傳以狂夫瞿
兮屬樊圃解直比不能晨夜二句義捷而當
折柳折字即齊民要術中編字乃所以作樊使之共
相蹙迫要之仍是生柳耳蔡元度謂以柳為樊而生

之不足以爲固故折柳者柔之至也解誤

小雅小弁篇柳盛凋多嚴華谷以爲物皆有依是也此緊

對下不知所屆言蓋蟬鳴于柳草生于淵各有依託

今宜曰被放無似如舟流之靡所屆極則安得苑柳

以爲凋鳴之所灌淵以爲萑葦之地哉

輿

小雅菀柳篇郝仲英謂楊之垂者曰柳柔脆之木也衆車

亦曰柳日酉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蓋頽敗喪亡之

比愚按釈木文松柏醜茂桑柳醜苑亦謂發而成暢

茂積而成苑結是也柳以苑言自取其垂蔭之繁反

喻王之暴虐無親耳必謂比頽敗喪亡則於苑義何

居

杞鄭風將仲子兮篇此釈木所謂旄沔柳也陸璣云生水旁

樹如柳葉麗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孟

子猶以杞柳為柶棬即此歲華谷辨之云詩有三杞

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

彼杞棘山木也四牡集于苞杞雅杖杜北山言采其

杞四月隰有杞檗枸杞也其辨甚晰

楊秦風車鄰篇楊為柳屬之一釈木所謂楊蒲柳是也與

澤柳河柳文並列可見旧說或以柳為水楊又以楊

為柳之揚起者並誤鄭氏解楊之水束蒲謂即此楊

則誤之又誤矣

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為小楊紅者為大楊
陸農師以為有黃白青赤四種則又從楊之類屬分
之耳

何元子謂此詩之楊當指白楊白楊墓上所種以興
其亡此較柔說更幻果爾則有臺之楊何以及興萬
壽其於黃青赤三者又安所指耶

陳風東門之楊篇傳訓詳々為盛於字義無解何元子云楊

本有四種以詳々推之正謂赤楊詳乃赤色羊也前
漢書天文志云詳雲如狗赤色又太歲在午曰敦詳

午亦火德其色赤則詳為赤色明矣引據皆確存其
說

何氏又援周禮肺石注云肺石赤石也疏云肺屬南
方火之色赤肺亦赤葉之色似之比詳為深此於赤
義亦有據或讀若弗與蒂通叶下哲々本音浙也蒂
有赤蒂朱蒂楊葉之色似之其說並存攷
陸農師別詳々為盛肺々為衰以言嫁娶之暮此強
解耳肺無衰義可通且兩章詞旨無別何云一盛而
一衰耶蔡元度又謂詳從羊言美而未大肺為金臟
言其已成所以刺婚姻之失時尤穿鑿無理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古昏禮所傳可據至周禮仲春大會奔者不禁乃為過時者而設也此詩云失時蓋失昏旦之時所謂親迎而有不至者不然亦楊霜降則葉赤詩言牂之肺之正霜降後矣而顧失時耶若鄭氏以楊葉牂之為三月中則溺於仲春婚姻之說因并誣物候耳

小雅采薇篇傳專叙此為蒲柳甚當以其為柳屬故亦得稱焉楊柳非兼言楊與柳也今人不問蒲沃之類統呼楊柳可哂詩云依依則柔條初長婀娜可人正薇柔之候為往戍時矣

小雅南山有臺篇陸農師謂鬱彼之楊以黃乎山有光之象

此較柔更强合柔猶有沃若光沃之稱楊益難通矣

小雅菁莪篇楊木不堅實性輕善浮舟之用利之故云載沉載浮言其此波上下耳嚴華谷云旧說沉物亦載

浮物亦載韓退之亦從之且詩中載馳載驅載笑載言載饑載渴載清載濁載飛載止凡言載皆則也不當獨以此為載物於舟是也

小雅采芣篇楊舟喻諸候紼纜乃喻天子之寵賜正下所謂福祿膺之也鄭氏以為治民禮法之喻何哉

大雅皇矣篇檉為河柳陸璣云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

名雨師枝葉似松鄭漁仲謂又名春柳一說檉得水
則垂如絲師當為絲諺非如羅瑞良應雨之說寇宗
奭謂人呼為三春柳以一年三秀也花肉紅色成細
穗河西者戎人取涓枝為鞭亦謂之赤檉木以其材
赤故也鄭氏因材可卷為盤合之說通獲落為一此
因郭註而誤駁見叔榆至赤楊當即是檉故杜詩亦稱頰
檉今漁仲分為二未可據

檉柳性喜水故多生河傍然平原廣陸中亦時有之
六書故謂詩言啓土不宜先河傍此泥也且太王率
許至岐凡所經過之地必須開闢以便行李往來又
安知不河傍折柳俾勿礙行塵而猥云平原廣陸之
是啟也亦見之固矣

詩識名解卷之十五

錢唐姚炳彦暉著

木部

榆

榆唐風山陸璣謂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
 理為異愚按榆有大榆刺榆白榆姑榆柘榆朗榆栝
 榆榔榆郎榆諸名大榆出北方木性堅韌皮汁滑二
 月生莢亦稱莢榆其莢飄零又稱零榆皆大榆別名
 也刺榆即此章樞白榆即陳風之枌俱詳見本條姑榆即
 廣雅山榆一作梓榆柘木謂之無姑說文謂之柘柘

榆即刺榆别名朗榆郎榆並見廣志分有英無英二種或云有朗榆無郎榆即郎之謬耳杖榆英葉味苦不如凡榆存民要術稱杖榆刺榆凡榆三種色別種之勿雜是矣榔榆陸璣謂即大東之獲附駁後茲後曰說以榆冠其類而列柎粉獲於後以俟覽者

何元子引雜五行書謂舍北種榆九株蠶大得又榆種至十五年後中為車轂詩人因下有車馬衣裳之味故即榆以起兵此尤傳會夫衣由蠶而致車由木而成推本言之已是贅語乃更推及蠶所由宜木所利用者以轉相牽合如此索解作詩者之心亦大苦矣

樞

唐風山有樞篇

樞柝木作樞訓莖郭璞以為今之刺榆是也

陸璣云其鍼刺如柝其葉如榆澹為茹美滑於白榆存民要術注云世有刺榆木甚牢勒可以為犢車材杖榆可以為車轂及器物凡種者直種刺杖兩種利者為多其餘軟弱非佳好之木按二說則樞固榆類之佳者矣

榆為西北之木今隴西有榆林馭唐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樞榆皆其所產分山隄言互文耳篇中總以兩有為與如車馬衣裳昭公所皆得自有

者亦在其能自用之而已羅瑞良言江南無榆但有
樞番風則兼有之其義可以說詩

粉陳風東門之粉篇按秋木榆白粉嚴華谷云尔雅謂榆白

為粉陸璣誤謂榆為白粉粉乃榆之白者無緣榆又
為粉之白者此可謂善詠尔雅者矣

郭璞謂粉榆先生葉後著莢而李時珍謂白榆木心
高大未生葉時枝條間先生榆莢形狀似錢而小色
白成串俗稱榆錢後方生葉似山菜萸葉而長其說
互異

陳風多言東門當是陳人所遊息處故榆楊並植

其際可以休蔭而舞者羣聚焉亦猶鄭之溱洧為
女相謔之所耳

續
此男悅女之辭鄭氏以男女別二章非是愚謂子仲
之子即不類其麻之人東門宛丘即市之章所謂視

尔如菽正指婆婆者而言陸農師分道舞市舞尤無
謂

附獲小雅大東篇鄭氏見秋木有獲落之文因易傳訓木

名此大誤其後郭璞註尔雅因云可以為杯噐素者
陸璣以為今榔榆鄭漁仲謂當是檉杉以謠傷謠皆
謂是一木之端名矣不知尔雅之訓落猶傷之訓刈

也。穀木文若樛抱者，灌木叢木，自弊神立，或樛之類。皆言木之情狀，非實指一木。言獲落心其例耳。此詩謂已獲之薪，生意既竭，不可復浸，猶已勞之人財力既竭，不可復役。喻意自明，無所疑似。因附駁榆後庶覽者，知所類別云。

栲

栲唐風山有樛篇栲，說文作祝，穀木。謂之山栲，實非栲也。栲無山田之分，總謂之栲而已。此云山栲，乃栲別名。不當以栲類求之。猶方俗因其似櫟，遂稱栲櫟，亦非栲。此櫟一類之說，俗語舉相似者以櫟栲栲，漆並言則

栲之似栲而非栲，明矣。陸璣泥山栲之名，及以爾雅為誤，不知其所說葉如櫟木皮厚數寸者，正一物耳。

張萱直稱栲為祝，栲謂其此栲相類，而以莊子不才之木當之，不知彼自為栲，此自為栲，而不相涉也。何元字借其說，以為栲。全年有長守之義，取喻下意，則真誤矣。

栲

小雅南山有臺篇陸農師說此詩以栲可為車幅，有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此與全年之說相似。

柎

扭唐風山扭一名橈郭璞謂關西呼扭子一名土樞

陸璣云或謂之牛筋正名曰萬歲葉似杏而尖白色

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

棟而細葉正白蓋樹是也按考工記弓人為弓取幹

之道柘為上櫪次之又輪人斬材牙以樞是材中車

輜及弓弩之託楊用修亦謂宮中多樹之取億萬之

意謂之万年樹注唐詩者以冬青為万年枝皆誤是

也至張萱別以扭為梓屬則非其類矣

他木取壽義者皆傳會惟扭旧有萬歲名差可通然

通詩皆有宛死之句何独於二章之木取長守義耶

如使詩人果欲取木之壽者以為興則茂以加於

柏矣而但云栲扭乎哉

小雅南山有臺篇扭自有萬歲名陸農師於此端以弓幹取

設久義為眉壽興已覺贅說復因弓幹取象軍旅至別

南北山為君明暗之分牽引魯論仲叔圍治賓客教

語分配菜楊李扭諸木何其輾轉傳會至此乎

椒

唐風椒大椒聊篇椒木謂之檉鄭仲以為俗呼膠子

通志別有蒼藪陸撥南椒之名其樹大略相等陸璣

以為似茱萸有斜刺莖葉堅而滑沢是也寇宗奭謂

秦椒葉差大粒亦大而紋低不若蜀椒皺文為高異
是檄當為秦椒名又隱隱居云今從西來形似椒而
大色黃黑味亦頗有椒氣或謂即今膠樹子膠乃豬
糝恐誤則漁仲以俗呼膠子者為秦椒亦誤矣
說文有菜無椒曰謂椒叢生如蕃薇之屬非木故但
从草不知此乃謠文有似豆菽之菽不可從也

杓

傳以椒聊連言陸璣謂聊為語助詞一說聊薄略也
何元子引爾雅云杓繫梅杓者聊則繫梅名杓其杓
者名聊也杓說文云高木也聊即杓之高者此可謂
独解但杓梅不見他書又與椒並言亦恐非倫愚疑
新木此條之汎指木之叢生糾曲者言與樸枹者
相似不必專屬杓梅也椒條叢生因謂之椒聊即下
所云遠條耳

椒性多實故以為蕃衍之喻其采之盈升盈匊正其
常事鄭氏欲合沃盛及常之喻強以少實解之誣椒
甚矣王肅謂種一實蕃衍滿一升亦非理

傳訓兩手為匊陸農師謂匊二升也愚按篆文匊從
手屈掌會意象兩手用力形是兩手為匊也然匊二
升二匊為豆四升見禮書則匊大於升與農師說合
又詩以為蕃衍固不當僅為兩手所奉者耳

嚴華谷云楸實蕃衍采之盈升然方興未艾將不止
於今日之所觀故後歎是楸也其新長之條日益遠
矣條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之子孫將日益衆多也
曰說蕃衍碩大遠條之意重複今分別之以見詩人
行餘之旨此最得解

陳風東門之枌篇此乃男悅女之詞以視爾貽我詞旨玩之

語皆虛活非真贈投蓋觀其如菽之容而忻慕愛樂
之恍若芬郁繁人異香盈握猶言風送蘭麝之意不
必便與贈芍存觀也不然則真如劉貢父所云楸益
阳媛腎當為女贈士之戲語矣

周頌良耜篇楸實通謂之楸非專謂楸木正義以為楸木

氣香作者以楸言香則泥矣古者以楸和酒取其芬
烈今俗猶用之此詩所謂楸馨乃實語非借用為馨
香之詞觀楚辭直稱為楸漿可見

楸

唐瓜羈羽篇楸木有楸無柞又但言楸實之狀而不復

叙為何木則楸與柞櫟三者自為一種或葉實小大
之微差尔陸璣謂秦人呼柞為櫟徐州人呼櫟為杼
風土記謂吳越之間名柞為櫪孫炎謂櫟之實為椽
古今注亦謂杼實為椽均可互證或別櫟實之椽斗

此相椽異恐未是鄭漁仲又以相杼為杼為櫟為榭
不知榭乃榭榭即台南櫟榭耳顧乃混櫟於榭而別
杼於櫟其說不愈証耶

爾雅苞義凡三見叙言之苞種叙詁云苞蕙茂豐也
又叙木云如竹端曰苞其義亦各有取然種義之訓
叢生自屬枝條言相枝條迫近相綴故謂之苞相耳
鄭氏独叙為根之狀則凡木根皆叢生者何独於相
櫟是稱耶惟其如是是以於苞桑不得其解耳

陳風東門之粉篇古者立樹以表道東門宛丘乃陳國之大
都會故植粉相以識其處當是表道之樹非特為遊

息休蔭之用已也詩稱柞枝蓬々莊子櫟社樹其木
蔽牛絜之百圍故遊者即於其下而婆娑以為樂尔

小雅黃鳥篇何元子以桑穀為惡木故引莊子櫟社之說
以為櫟亦無所可用似也然今柞木人以為梳子殼

又可以染亦非竟無用者不必過為詆毀以申已說
耳

櫟秦風晨風篇陸璣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内人謂木蓼
為櫟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椹木蓼子亦房生故

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
柞櫟是也鄭漁仲駁之以為叙木云櫟其实棟詩秦

風山有苞櫟並此也其穀木之桐杆與唐風集于苞
栩並是柞木而陸璣誤謂是此耳愚按櫟有黑心櫟
白櫟蘇櫟諸類白者子充細蘇櫟以堅忍得名非木
蓼也櫟即是桐蘇頌亦謂柞櫟也柞也桐也皆櫟櫟
之通名此當以陸說為正或又謂櫟實大於櫟葉冬
凋櫟不冬凋亦未然至木蓼出南鳳州楊高如冬青
不凋與櫟異種而上林賦注應劭云櫟辛木也顏師
古以為木蓼葉辛初生可食亦似混為一木並誤
此詩以所有為興詞旨與邶山有榛鄭山有扶蘇唐
山有樞諸篇同

柞

小雅車
牽篇

風土記云歷山在始寧鄞鄞二縣界上舜

所耕田在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櫟故曰
歷山按此則陸璣所謂五方通語者有據矣故李時
珍謂本草所說柞木乃鑿子木高者丈餘葉小而
齒光滑而韌其木及葉皆有針刺經冬不凋五月
開碎白花不結子而別以柞為櫟之名是也書傳
或稱柞或稱櫟或合稱柞櫟或別稱桐杆要是一種
今併入桐部俾覽者得互證焉

巖華谷合引采菽縣及此詩之柞以為祝文分柞作
二音止此一木不得自為參差愚按柞止有昨音其

餘或隨文變叶不一如大雅載芟載柞叶下沃音側
周禮柞氏之柞鄭司農讀如喏々之喏屋竿之竿文
漢有五柞宮俗或讀如乍或讀如柞則音之謬耳
析薪即是執柯之說與南山綢繆諸詩義同取分合
意為婚姻喻足矣不必有垂盛蔽罔女妬蔽明之說
也故下直接云鮮我覯尔

小雅采菽篇

此當從時解分與下四句蓋柞枝根本盤固

殿邦之喻也其葉蒨翳四蔭攸同之喻也皆屬來朝
之諸侯言旧或分祖孫賢才或别天子諸侯俱未當
何元子按尚厝康王即位時事以實此詩故鑿分畢

名東西亦不可據

大雅

鄭氏謂以柞榦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

聘問此大武斷王肅援世紀以附入毛傳尤傳會正
義駁之是也且此原未嘗言文王時事自一章至八
章由在豳而遷岐而定宅而授田居民而作宗廟宮
室門社卒乃美其木拔道通儼然成邑而混夷
因之遠遁耳下章文王蹶生始及文王此明文可據
者也

旧訓拔為挺拔何元子引說文云擢也又增韻云攻
而擗之也柞榦拔矣如左傳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之

意此說得之柞栲叢生又多棘刺本非嘉木故古以
供薪燎之用觀旱麓栲樸二詩可見太王遷岐芟闢
險阻如皇矣作屏修平凡木皆然何況叢刺之柞栲
又可以為薪燎者乎此斷當為拔去之解史記秦拔
我襄城師古注謂若拔木并得其根本是也集傳亦
初為挺拔之義而後註則云太王之時林木深阻至
於其後木拔道通則仍主芟拔之說

大雅旱麓篇

詩之詞旨本明順可會鄭氏每曲說之而義

反晦如此詩明謂柞栲空供民燎又有栲樸薪樗可
證而必云燎柞栲之旁之草而柞栲始芟則蛇足甚
矣嚴華谷以為不若謂民取供燎為不費詞則凡說
詩而費詞者皆非詩之本旨可知也

大雅皇矣篇

斯拔亦訓芟拔之義二句緊蒙上作屏八者

而言見其叢棘芟除榦挺峙儼然都會氣象故下
云帝作邦作對也若柞栲皆任其遂茂則岐西之地
雜草寔之矣何為於蓄翳灌樹樗檠柘諸木急以
務去之哉

羅瑞良云詩人道柞尤多方周之興太似夢高之庭
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植之於闕間梓化為松柏
柞栲驚覺以告文王文王以為宗周興王之兆此詩

斯拔斯兌未必不謂此也又述文王之事亦言柞栝
拔矣山木頗多而獨言柞栝蓋柞薪者民之所燎且
至於聳拔則其餘從可知也愚按此皆因詩詞杜撰
典實要是不經語耳果爾則柞栝乃周家發祥之徵
當竭力愛護培植之而乃以為薪樵以供民燎人言
其可信耶

條

條秦風終南篇 柞木謂柞為條郭璞以為似橙實酢生江
南是也傳別訓為栝陸璣從之謂即今山楸並非按
條惟為柞專名栝其無涉柞木云栝山樓又云柞條二

樓

者分親判然不得以栝為條也又孫炎註尔雅栝山
樓亦引終南詩今皆不從其說
何元子引列子文橘柞凋於北徒謂終南不宜有柞
當與汝墳條枚義同愚按此易字求解於義難通見
梅部即柞變柞變杏之說是條梅皆西北所罕見者正
惟罕見而終南有之此其所以堪誇耳不然則枝曰
條幹曰枚何山棧有而獨於終南驚相比論乎

六駮

六駮秦風晨風篇 陸璣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聲
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苞棗樹榘皆山隰之

木相配不空云獸按此足正毛傳之誤蓋駁名糝獸有文糝木無文故傳即以為如馬倨牙之獸然合之詞旨匪但草木不倫即謂隄間有此猛獸亦覺誕妄山海經謂中曲山有獸如馬而身黑二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名曰駮食虎豹此豈常有之物耶况草木中如游菴伏牛以鳥獸名者不可勝紀駮之為木無疑也古今注亦云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癰駮者名曰六駮

王肅謂言六據所見而言意謂駮馬有六此謬語或云六聲音同通字為六即所云聲駮也愚謂此直名六駮如云奈三七之類物之以數名者頗有正不必易字作聲以求其義耳

榘

榘

秦風晨風篇

榘

一名蘿郭璞謂即今楊榘實似梨而小

酢可食陸璣云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饒縣堯山魯國河內共北山中有人亦種之按此乃梨屬陸農師以為木文細密如羅故曰羅有赤白二種以赤者為上故傳專以赤羅糝榘也說文作榘此省文

陸農師謂秦詩初曰晨風卒曰樹榘者言人君所以

用人之道始於能致之終於能立之樹榦以况可此
立之臣此大強解夫樹榦緣何以立為義豈云樹者
植立之意耶
或解樹榦為成樹之榦愚謂此但增字成文以樹字
代上苞字順言之則榦樹是也正不必於此求解若
鶴鳴詩爰有樹檀文亦同此

棗

棗幽風七月篇棗與棘異小尔雅云棘實謂之棗陸農師
亦謂棘大者棗小者棘皆混為一種非也釈木枣有
壺枣要枣白枣酸枣齊棗羊枣大枣填枣苦枣無實

枣棗諸名凡十有一旧註於齊枣填枣未詳羅瑞
良所謂郭氏得其九者也又謂後世有紫枣玄枣西
王母枣東海蒸枣洛陽夏白棗夫雞心牛頭羊矢獠
猴細腰諸名然釈木所謂羊枣即羊矢要枣即細腰
白枣疑即夏白其餘土物又有天枣產南徐州樂氏
枣產青州南枣產浦江密雲枣產密雲波斯枣產廣
州別有萬歲枣一名千歲枣木名海梭其種類同異之不
可勝紀如此
剝傷但訓擊正義以為枣須就樹擊之所以剝為擊
是也陸農師云枣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

自墮蓋收棗擊而落之故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
收法撼而落之為上又羅瑞良引大戴禮云剝者取
也其修治則曰新之彙之則剝之不得為修治明矣
王介甫好為異義別以為剝其皮而進之宜其後悔
奏除也

樗

樗月篇 古語樗樗栲漆相似如一故陸璣以為樗

樹及皮皆似漆是也蘇頌云椿樗二木形幹相類椿
木實而葉香可噉樗木疎而氣臭北人呼樗為山椿
江東呼為鬼目寇宗奭辨二木以無花不實木身大
其幹端直者為椿其有花而莢木身小幹多迂曲者
為樗莊子所謂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
規矩者正此

說文以樗為薪樗之樗別樗詭若華重文作獲此謬
也樗乃古樗字其詭若華者則樺與獲耳字各或合
樗樺為一或分樗樗為二並非
薪樗因采茶帶言取韻成句而已凡木之不中材用
者始為薪如楚棘之類皆是若謂惡木以供農夫之
爨豈養老酒食所燎盡是桂薪耶

小雅我行其野篇 古婚期在秋冬此確不可易者鄭氏乃以

樗葉初生為仲春之時嫁娶之月誕矣且蔽蒂陰翳
非歷夏不能有此茂盛何云始生耶若泥樗為惡木
喻遇惡人亦是穿鑿又或取依蔽休息義興下就居
於詞旨要未似愚謂此乃飢饉流離之詞當與茗華
同時所作凶年百物凋耗故野行荒涼惟見惡木陰
蔽所采者遂當惡菜而已此是賦現前光景即茗華
所謂鮮可以飽者別無取喻之意耳

杞

小雅四
壯篇

此杞乃穀木文所謂枸櫞者郭璞以為即
今枸杞陸璣云樹如樗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

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是也別有枸杞地
輔羊乳託廬三青蔓換骨菜天精子却老根仙人杖
西王母杖諸名見本草廣文諸書
巖華谷分杞為三種以此四牡及杖杜四月北山四
杞為枸杞別南山湛露二杞為山木將仲子之杞為
杞柳說本陸璣然惟枸櫞有杞名若杞梓則梓類
郭璞謂之梗杞非杞也今惟以杞柳別屬柳餘諸杞
仍彙叙同異是否覽者類而辨之可耳
廣雅以枸乳為苦杞地筋為枸杞分二物則陸璣謂
枸杞作羹茹微苦一名苦杞似混而為一又蘇頌云

枸杞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菜
疑陸璣微苦之說當是苦杞非枸杞也
蘇頌謂枸杞莖幹高三五尺作叢此即詩稱苞杞之
義叢生以莖幹言則其謂之苞亦指莖幹叢生可知
其義此苞栩苞桑同總無言及根枝者
韻會小補載集韻杞或作裡增韻通作苞合苞杞裡
李為一並誤
栩父杞母第取叶韻不必有義觀鴉羽亦味集于苞
栩而統言父母可見此何元子云尔愚謂趁韻成文
凡詩皆然何獨鴉羽四牡二篇哉持此說詩方可免

穿鑿一病

杜小雅杖

嚴華谷謂鄭孔說此杞皆不明言其何物以

采言之當是枸杞是也然按正義直以為杞木之葉
則似竟指杞梓之杞矣采之將安用耶
集傳有春暮而杞可食之語說詩者遂謂采杞又過
於木萋之時或辨之云采杞當即在卉木萋止之日
時期而未至故借此以致其想望耳愚謂采杞託言
原不當泥時為說蘇頌謂枸杞春夏採葉秋採莖實
冬採根彼雖為藥籠之須然亦足見其隨時可採不
必拘為春初春暮作時物之變觀也

此當為遙想征夫在役之事念其陟山采杞而以父
母為憂耳與北山詞旨正合故上云女心傷此我心
傷悲而此獨云憂我父母也旧俱作婦人望夫之解
故謂呼夫為父母尤非理

小雅南山有臺篇 嚴華谷斷此詩之杞為山木盖據陸璣之

說云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檇理白而滑可以
為函及檢版其子為木蠹可合藥故集傳說此詩亦
後之按此數語乃親杞並非親杞者此殆誤據云尔
愚謂仍當指枸杞言亦不必牽養人為義或謂杞與
李同可食以興父母則又陋說也

小雅湛露篇

何元子仍以此杞為枸杞謂今枸杞一名狗

骨其樹亦如檇陸所云即枸杞也詩以杞棘並言棘
木低小則杞非大木可知且以後章桐椅例之桐椅
相類杞棘亦當相類愚按木之叢生者被露獨厚杞
莖幹叢生與棘並有苞稱故以杞棘並言似不應為
杞梓大木然杞與棘要是二種若何氏緣枸杞通枸
棘為同類諸候之喻則武斷

小雅四月篇

舊解有據礼表記註以詩豐水有芑之芑為

枸檉因謂芑杞二字通用杞檉之杞亦當通作芑乃
尔雅所云白苗者此盖强牽生民以歸肇祀之文合

孔叢子思祭之語亦武斷甚矣樹固無通苞者且蕨
薇皆以草言杞棗皆以木言此明文不可誣也
小雅北山篇嚴華谷亦以此杞為枸杞當從其說杞葉初
生可采以為茹而鄭氏以非可食之物為輿郝仲輿
又謂苦菜為食苦之比豈此詩之杞固即廣雅所叙
苦杞者抑將同采苞之苞如陸璣所謂似苦菜集傳
所謂野苦蕒者故以苦為喻耶要未可據矣

常棣

常棣小雅常棣篇按艸木常棣專有棣名與唐棣迥別郭
璞謂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者是也分赤白

二種以其結子如李而小因別有郁李之名其實非
李屬也蓋苞之實大如李此如李而小其種各異故
苞并不得為棣屬觀艸木文及陸璣所說判然無可
混者戴侗合唐棣為一物殊謬至其說棣以為小木
叢生高不過五六尺其華或紅或白或單出或重出
紅而重出者園圃多種之白而單出者結實如小李
頗得其實存之

陸農師云唐棣之華及而後合常棣之華上承下覆
甚相親爾故常棣以燕兄弟又宋氏云世人多誤以
常棣為唐棣於兄弟用之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

也此兩物不相親合觀二說則唐棣與棠其華性迥殊明甚

鄭氏謂承華者曰鄂按鄂同萼古通用曹憲訓為花苞是也說文引詩亦作萼唐明皇取此為兄弟之喻以華萼交輝名樓此皆可證傳云鄂々然外發於義未安前輩有說此詩者謂吾讀至鄂然字每不勝鄂然可為一噓

畿

鄭氏謂不字當作拊字拊乃鄂足此語確不可易何元子引韻會小補云萼花葉也不花蒂也又左傳華不注山伏琛存記引虞擊幾服經作拊言此山孤秀

如華拊之注於水其讀入色者誤也又通作趺亦作跗楊用修云東晉詩白華朱萼白華絳趺唐人亦有紅萼青趺之句皆可證又來斯行云却至衣韎韝之跗注雜問志作韎韝之不注可見拊跗不三字皆作通用按此引據皆確備錄其說有攷

正義謂華下有鄂々下有拊以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比弟也愚謂不然合鄂與不始成一華然則華乃總言下鄂與不則言其華之實也白說詩者多宗傳以不作豈不鮮故唐世以華萼名樓而詞章家稱棣萼棠花無復有言不

者惟蘭成作後魏賀拔夫人墓誌乃云鄂附雄圖其
言盖有本矣此當以鄂比兄以不比弟上承下覆所
謂兄弟相親之象也何元子謂一拊輒生二萼為連
枝同氣之喻恐未然

秦風晨
風篇

傳訓苞棣為唐棣正義疑之以為未詳聞不

知此斷為毛公之誤耳親木明以唐棣為移常棣為
棣則棣之名惟常棣得有之故常棣或稱常或稱棣
皆可通而唐棣從未有舍唐而專言棣者戴侗謂常
棣小木叢生故詩稱為苞棣若扶移高聳尋丈大廣
數圍當在喬木之列又安得以苞稱耶

小雅采芣
篇

傳以尔為華盛貌按尔有繁義以言常華則

繁英歷錄之狀似之三倉解詁謂尔為華繇是也故
親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書名尔雅又漢書儒林傳
文章尔雅言其質文相副也其義俱可互證陸農師
顧泥常棣之詩通尔作迹謂其上承下覆有親近之
象不亦遠乎

枸

枸

小雅南山
有臺篇

傳訓枸為枳枸說文作檮檖崔豹云一

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一名機枸子
陸璣謂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骨高大如白枸

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為函板按此正嚴華谷所引說南山有杞者其誤

據無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而美

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是

也木蜜前引作木陸農師謂今俗呼枰棋羅瑞良作

枰枰謂即曲禮枰榛之枰一名蜜曲錄詩詒謂一名

木珊瑚語錄云建陽謂之皆拱子吾鄉呼為兼勾又

按曲禮疏謂枰即今白石李鄭康成謂今邳邳之間

食其實亦名支枰又名厲漢脚指又一名雞距子一

名木屈櫟梵書謂之木蠶凡二十餘名皆是物也

正義以枰木無文引宋玉賦枰枰來巢謂枰木多枝

而曲所以來巢是也嚴華谷駁之謂風賦字作枰句

李善注橘踰淮為枰句曲也句音溝似非毛義愚謂

此乃李注之誤枰枰為一木之名非踰淮之枰明甚

荀子枰木必待槩括烝矯然後直又明堂位四代之

俎商以枰旧謂俎足橫木為曲撓之形如枰枰之枝

則枰枰木本是曲者李善誤以木狀枰木名故句詭

音義皆謬嚴氏又誤據李注之然耳

或謂詩所以取興枰者不徒取高大堅久之義枰可

代飴所以為養末句云保艾爾後艾之為義則養也

此大穿鑿枰實即可代飴作養然其為養有限果尔

詩何不言其養之大者如豳風所云藝菽麥稻之類而區々一拘為耶

穀

穀小雅鶴鳴篇廣雅訓穀為楮陸璣云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羅瑞良辨之謂太戊時桑穀共生劉向以為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是以桑穀為二物也而陸璣謂穀有穀桑楮桑之稱則又一物也愚按穀自有桑名書傳所稱不一旧傳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共生於朝則專言桑不言穀矣而韓詩外傳稱穀生湯之廷七日而穀亡又專言穀不言桑則桑穀之為一本

明甚今楮紙最下者俗呼桑皮紙亦是其証陸農師謂先賢以皮斑者為楮皮白者為穀有辨者楮無辨者曰稱分三種恐未然

穀雖非嘉木然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亦以為紙葉初生又可茹又斑穀之皮可取為冠廣州記謂蠻夷取穀皮熟捶為揭裹布鋪以擬繒則其資於用者甚廣安得以惡稱之陸農師謂惡木而以善名猶甘草名大苦之類羅瑞良則謂穀田久廢所生又李時珍謂楚人呼乳為穀其木中白汁如乳故以名之陸說並非穀從禾从木字義自別六書本分不可混也

以穀較檀美惡自分然非真棄材也論衡楓桐之木
生而速長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則穀之
易生者視之為賤矣此與上籜對攀皆不賢之喻何
元子謂首言籜第歎賢人凋謝耳此言穀則喻所進
用者無非小人是以籜作檀葉解故云然駁見前
小雅黃鳥性隨木所棲不必泥穀為惡木以喻所處
之非地巖華谷云說者以黃鳥集穀啄粟喻侵迫不
知黃鳥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為侵害於人其說甚
當愚按旧解以無集無啄為此邦之言不我肯穀為
去者之言故以侵迫為說非也穀粟乃即其異國所
依之處而言耳

槲

小雅四 槲木以槲為赤棟白者直名棟是槲為赤
月篇 棟耑有之名也郭璞分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
戾好叢生山中白棟葉圓而岐為大木按此則槲木
叢生卑小以其與棟相似故亦名棟非若白棟之為
大木也親木女桑謂之槲桑豈亦以叢生不高大與
槲相似故名與

巖華谷謂此詩之槲與蕨薇杞並言當作蕘也即自
牧歸蕘之蕘何元子從之以為茅春塗布地如針謂

之茅針亦可噉夏生白葉茸之然至秋而枯則皆四月維夏時所有愚謂槭此杞並言自當同為木類嚴氏通杞作芑因改槭為萇以其蕨薇配君不信也何元子又據郭璞說赤棟好叢生山中則非隰地所有疑尔雅以女桑為槭桑而詩亦云隰桑有阿則此隰之槭或當為女桑此語尤誕詩多以山隰對言如樞榆栲栳漆栗之類不必定是言山者非隰有言隰者非山有也且唐風云隰有杻矣而小雅云北山有杻若以山隰之義泥之不兩相刺謬乎此所謂以文害辭說詩之大病也

蕘

蕘者小雅有類 秋木無蕘名但有寓木列木部中而說

文從木作槁以其皆寄生木上者斷為木屬無疑東方朔傳在樹為寄生是也陸璣以為葉似當盧子如方羊子蓋與女蘿絕異女蘿延蔓乃草屬耳鄭漁仲謂女蘿即蕘之一種通志亦謂大曰蕘小曰女蘿並非

有蜀本草謂諸樹多有寄生葉之並相似云是烏鳥食一物子糞落樹上感氣而生寇宗奭駁之謂若為烏鳥食物子落枝節間而生則麥當生麥穀當生穀不

當生此一物其說亦自有理愚謂大抵則是木之一種不能自植必附木而榮者故桑柳楓櫟皆有之通名為篤而詩云施于松上則是松上寄生者耳或以寓木宛童篤諸名屬桑寄生而別女蘿為松上寄生昏失之矣

正義謂篤親草無父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此不知通寓木之條遂曲解如此

棫

大雅棫一名白桤郭璞以為小禾叢生有刺突如

耳璫紫赤可啖者陸璣引三倉說謂即柞也其材理

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桤今人謂之白棫或呼白柞愚

謂棫與柞自是二木棫而稱樸固是叢生者凡叢生

之木未必能高大若枳棘類可驗故此詩與皇矣皆

云拔而旱麓棫樸則以為薪燎其為小木可知三倉

之說未可據也鄭漁仲於親木棫注云即山柞而通

志又以為柞別名說既矛盾而兩者又並謬亦不之

察矣

文

大雅樸樸篇傳於此詩分親棫為白桤樸為枹木於交義

未明鄭氏謂白桤相樸屬而生者是也何元子泥傳

說以為樸當別是一木疑樸即檉樸又謂檉檉與櫟

相類亦有斗櫟即柞也詩言棫樸猶之子言棫柞此
大臆斷愚按叙木以樸為木之抱者總名則樸非一
木可知且櫟乃櫟名非樸為櫟名詳見櫟樸正異棫
樸之文同詩作樸櫟亦即苞櫟之謂也互證昭然豈
可強分為一木名乎

月令註大者可析名薪小者合束名柴總言之則薪
也或駁郭註謂棫以薪言棫既堪為薪不當云小木
其見甚泥若漢廣詩萑楚並可稱薪詎得執此以見
棫之大耶

薪櫟是喻言鄭氏因櫟字便泥為積柴燔燎之用以
合奉璋或又推廣其說以為類帝伐崇取合六師皆
武斷不可援

大雅旱 瑟傳訓眾貌集傳訓茂密貌何元子謂鄭眾
賈公彥於周禮註疏引此皆作卹彼玉璣卹本義訓
憂當是愛惜之意愚謂不然玉璣之瑟潔也乃瑟字
本義庖羲氏作瑟使人精潔於心是也以言玉璣則
純潔之意柞棫之瑟蕭瑟也楚詞蕭瑟兮艸木黃落
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々以言柞棫則亦蕭瑟之狀
故可取以為薪二義自明前說均未當

大雅皇 斯拔亦主芟拔之義拔柞棫與上作屏八者
矣篇

為一時事皆屬太王之世此句蓋承上八者而總言之也觀下自太伯王季句可見其義與縣同

楛

大雅旱麓篇楛木不槩見他書惟禹貢荊州之貢有箇露楛又家語肅慎氏貢其楛矢大抵西北之產詩言旱麓蓋亦岐西地也陸璣云楛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為斗管箱器又揉以為釵則又不獨為箭筈用矣

郝仲輿謂榛可以供籩楛可以為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此本羅瑞良之說亦穿鑿甚矣詩但舉草木之盛以喻福祿之多更無他義嚴華谷云培塿無松柏由其氣薄故也以斯語及觀之則詞旨自得矣

楛

大雅皇矣篇楛一名橫陸璣謂其節中腫可作杖以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孔光傳賜靈壽杖顏師古云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是也今本草直稱為靈壽木山海經廣都之野靈壽實華又水經注來水合溱水湘水千秋水水出萬歲山山生靈壽木豈山水亦因此而得名與

或謂今天台靈壽杖自然腫節乃籐也與椐別一種
愚疑此即萬歲籐之類當此椐異存俟考者
附翳 大雅皇 傳謂自斃為翳此誤讀尔雅文也按
矣篇 木云木自斃神立死榴蔽者翳郭璞謂樹翳覆地者
文義甚明今舍却自斃為神之條又謫蔽為斃而加
一自字以翳為自斃之木亦不察矣不知惟乱柯蒙
蔽故名為翳耳若自斃者則枯榦秃然而已其於陰
翳之義何取乎茲于椐後附見俟覽者共證焉

椐

椐

大雅靈 臺篇

椐為木名 椐木而列一條所謂松葉柏身

是也郭璞謂今太廟梁材用此木又尸子亦有美椐
之說今以詩義按之椐自當以木言云虞業惟椐者
盖謂此植木與大版皆以美椐為之猶檜楫松舟之
意炫美之詞耳陳祥道云詩虞業惟椐々身葉皆直
則虞業皆植木為之此可以斷已

詩

傳訓椐為崇牙不知何據正義以有瞽之說證之謂
文承虞業云然是膠柱刻舟之見也且傳但謂椐為
崇牙之名而已孔氏於義無解奮筆叙云其狀椐々
然則又易為双聲形容之詞其不根可知
樂書有椐圓其形圓首長柄所以撞鐘陳暘云撞鐘

